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各臣

漢龔勝 節義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  
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  
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  
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  
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

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發，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徵薄，勝年老被病，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歿時七十九矣

###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藉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憐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毋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關於間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

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諭德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廷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

對頭  
碑誌  
考

痛

古云  
聖子  
何如  
其六  
熱公  
之謂  
乎

吉温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  
時忿欲危朱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奏爲  
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  
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  
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得人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  
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  
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卷之二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纊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



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之。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登景城鹽使諸郡相輪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叅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論敗軍罪。吾死解、此、賊、可、原、亦、見、又

不恨至德元年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

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桂桓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蹙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畧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

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官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遠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爲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

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  
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亦急  
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  
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  
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  
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  
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  
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而李輔國當權宰相  
用事逋爲姑息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  
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

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  
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  
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  
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  
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  
下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  
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  
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  
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  
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  
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  
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  
遣真卿亦一見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  
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  
君命可避乎旣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  
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怒，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慨哭投地會其黨用魯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歿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歿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殞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歿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



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皇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頽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唐段秀實

段秀實，沂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月，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晉討護密有功。

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衣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戰監倉師不利，馬璘爲虜，隔不能遠，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

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鎮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  
捍笏、中頰流血、蟻面匍匐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  
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劉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  
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木垂涕、悵悵、初秀  
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宋泚必致贈遺、慎  
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都、秀實  
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篋、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  
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  
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  
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  
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  
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  
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  
興亡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  
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  
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  
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

和五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蕢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弑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  
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  
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  
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  
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  
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  
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  
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  
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  
典刑不錄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是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巖見蕢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宮耽睡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礙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蕢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今蕢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安危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蕢比有司以言涉許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泣謂蕢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况



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上復掃除之。役遂罷。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公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插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且欲服毳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爲河南監牧使  
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王師  
西征徒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  
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常  
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  
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  
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

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  
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  
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  
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  
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  
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  
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  
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  
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  
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蒼不少假借意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壽等極論之竄之新州民間謹傳官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效明日后留呂

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誼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倅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輔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卽以依此行之。」顧客曰：「以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歿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

而斃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停卞發前諫乳母  
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詔應天少尹孫蓉以檻  
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羣乃還  
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衛及鼎  
蔡京旣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宣和六  
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  
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謫嶺  
表旣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烟之地  
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牀中。自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書來。啖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

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  
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  
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  
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  
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外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  
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  
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  
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救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  
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  
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  
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  
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  
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  
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  
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  
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  
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

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宜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察十安惇繼請治其祖送者。

王回等徽宗立函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  
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  
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  
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  
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  
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  
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  
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  
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  
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侍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畫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兄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遣客見畫以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畫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滄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汙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成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說之。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干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

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士。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節義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一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

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也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也。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屬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紕繆宗卽位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報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璿可  
徙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其  
將脅以死璿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  
邪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  
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  
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  
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慚  
揖使退所以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械爲性  
而罷在台五年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  
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于是涇州復

有諸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瓏平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愆最所恨忌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峻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

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鷺悚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瓘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掇荆公之學也卞旣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瓘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

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扞開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  
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毫社而京師貫等統兵  
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逃遷有度實可  
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需悉取給焉京師等黨與  
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  
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  
劬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  
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  
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  
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

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  
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  
誅六賊時師成尚畱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  
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  
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  
曰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  
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  
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用那彥。又相那昌，其餘又皆擢用，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那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竊問那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那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那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那彥等能使金人不

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紳師道以闡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乎震地。有中。人出衆。擲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容。盡致諸生於獄。人人皆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既定。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

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激亦上書言事。潛善遠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逝死乎？吏曰：吾亦

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激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瑄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闕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

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板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拔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借顯列矣。好問笑不荅。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竟前後疏十上、每

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懼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  
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好問入禁  
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  
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  
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  
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  
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  
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  
邪宣訓罷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已而塗炭立  
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

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純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祭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旣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大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避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登正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捐直以糶。民空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變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旣而悔之，他

日帝問宰輔比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璿副之至順昌聞羣盜之閻羅小張俊者梗頴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結罕迫二使

仕劉豫皓曰萬里啗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  
際逆豫忠事之邪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鼠  
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惜曰此  
真忠臣也目止劒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  
編竄也惟瑋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  
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究居  
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三  
年不給食盛夏衣衾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爨  
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鏡  
欲南侵內執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復仍命  
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  
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  
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  
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  
奏書以桃梨粟麩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討  
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發舊臣讀  
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  
故絮中歸達于帝言瀨昌之殺冷人震懼奔魏燕山

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皆以婦人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鈐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官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



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  
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  
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席人設廉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還  
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  
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  
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  
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永無中  
原意乎檜不懌謂皓于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土眷  
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

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  
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  
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  
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  
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  
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翌日侍御  
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  
鏐宣言燮理乖輶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  
愈怒繫鏐大理獄尋流嶺表鏐初不識皓特以從太

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卒，嗟惜之，贈四官，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曰：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受撫軍事判。

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  
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  
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  
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以齒唾罵今者無故誘  
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  
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  
膝則梓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日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固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豈天  
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  
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  
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  
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  
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  
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  
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  
大臣而亦爲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  
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  
非懷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吁可惜  
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吁可惜  
哉孫近傳曾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機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  
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與

進士吳師古，銀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剛中謫知處州，遂死焉。剛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履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卽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纛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躬自

此會議  
如獨語

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陛下自  
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  
膺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  
去唯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  
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  
以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  
下鏡意恢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  
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  
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  
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

自何泉主和。維陽失守。自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

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

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延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覲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

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  
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臣恐再拜不巳必至稱臣稱  
臣不巳必至請降請降不巳必至納土納土不巳必  
至銜璧銜璧不巳必至輿襯輿襯不巳必至如晉帝  
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  
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  
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  
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襯之  
陪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  
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

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人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華、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犄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鎚，水士皆用命，金人遂退。

宋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  
第爲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  
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  
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  
震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  
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  
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  
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  
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或謂金



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

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迺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

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人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古者正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志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枋可用則泚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木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

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存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菟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旌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  
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  
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  
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  
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  
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  
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  
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  
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  
某黨某黨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  
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  
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  
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  
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  
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場、謚、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  
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闡帥才也。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入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賦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衝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賸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  
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  
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  
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贖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  
道問立信何向日。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  
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旣至則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上也迺手爲表起居三官與從子書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抗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楊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舟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

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言兵必

亡漕使陸景思、噉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二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團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  
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  
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十建陽市  
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  
入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  
興帝崩於厓山宋亡枋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  
如德將責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  
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昌飴甥程嬰杵  
曰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  
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濼濼無所容急以興

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豎淮夷不  
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  
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事  
非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  
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  
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  
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  
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  
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糶米  
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歿。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千趨進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

已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叅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庭芝初至。楊時揚新遭火。廬室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鹽一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撤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守募  
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  
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  
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  
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  
命於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  
觀察使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  
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  
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  
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成卽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卽日詔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廷芝叅知政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

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閉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牌上已而知淮安州許又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與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襍牛皮麩羹以給之兵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木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元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沙班行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慶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  
下抵廬州關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  
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  
外關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  
知政事仍守安慶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伯  
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  
癸亥遂薄城下關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視寇攻  
西門關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關簡死士  
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  
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關

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身當之從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關妻邪十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口軍俱死此誓不從賊焚灰者以千計關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開強衣寇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清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初闕旣歿賊義之求尸塘中具棺歛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 元福壽

福壽唐元人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

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  
衛官討之而後以開十六年三月以明兵圍集慶福  
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  
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  
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出叱之曰吾爲國  
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孰  
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謚忠肅